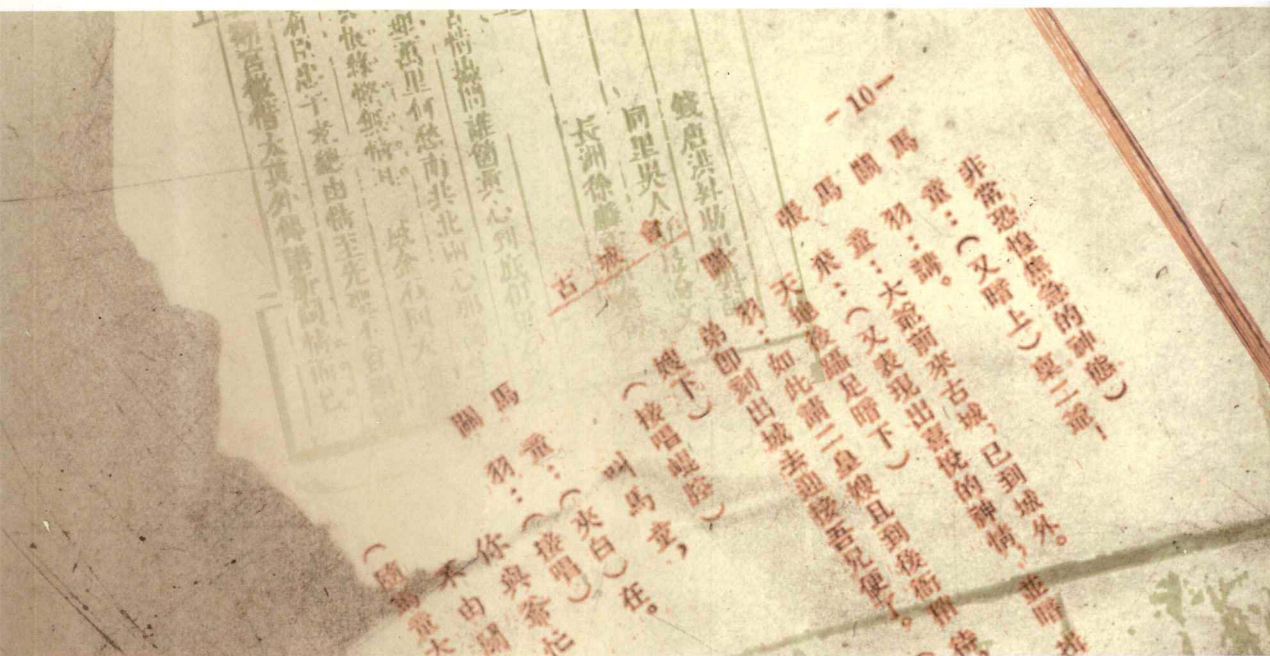




比較文學 現代詩

〔增訂版〕

古添洪 著

文學研究叢書・文學理論叢刊

比較文學・現代詩

增訂版

古 添 洪 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CIP)資料

比較文學. 現代詩(增訂版) / 古添洪著. -- 初版.

-- 臺北市：萬卷樓，2011.09

面；公分. -- (文學研究叢書. 文學理論叢刊)

ISBN 978-957-739-728-7(平裝)

819

100019675

比較文學・現代詩（增訂版）

2012年3月初版 平裝

ISBN 978-957-739-728-7

定價：新台幣 340 元

作 者	古添洪	出 版 者	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發 行 人	陳滿銘	編輯部地址	106 臺北市羅斯福路二段 41 號 9 樓之 4
總 編 輯	陳滿銘	電 話	02-23216565
副總編輯	張晏瑞	傳 真	02-23218698
主 編	陳欣欣	電 郵	editor@wanjuan.com.tw
編輯助理	游依玲	發行所地址	106 臺北市羅斯福路二段 41 號 6 樓之 3
封面設計	果實文化設 計工作室	電 話	02-23216565
		傳 真	02-23944113
		印 刷 者	百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 5655 號

如有缺頁、破損、倒裝	網 路 書 店	www.wanjuan.com.tw
請寄回更換	劃 撥 帳 號	15624015

增訂版序

在這裡我增加了三篇論文。一為〈集異記考證與母題分析〉，是我國考據學與西方母題學的結合，也同時援用了杜鐸洛夫的「奇幻體」理論，以闡述志怪小說集《集異記》的詭譎特質。這篇論文與原有的〈唐傳奇的結構分析〉恰為一對。另一為〈論桓夫的「泛」政治詩〉，也是與原有的〈名理前的視境：論葉維廉詩〉相映成趣。桓夫與葉維廉是我最心儀的前輩詩人，他們的詩非常耐讀，詩質最好；現在得以在增訂版裡放在一起，對我可謂是一大樂事。另一為置於全書之首的〈中西比較文學：範疇、方法、精神的初探〉。這篇論文可說是這系列研究的開端，是其時蘊含在心裡的理念與前提，也可說是研究探索後經驗的總結。一九七六年，我趁撰寫國內第一本比較文學論文集《比較文學的墾拓在臺灣》（與陳慧樺合編）序文之便，提出比較文學的中國派。這篇論文即為我首度的系統論述，謂中國派綜合法國派及美國派之長，強調文化模式及差異，並提出「闡發研究」的比較方向，在中國文學詮釋裡，開一個比較文學的窗口。增訂版裡也隨手作了一些文字訂正，不在話下。

在目前的回顧裡，筆者願意說，這些論文，不僅是對個別比較主題或臺灣現代詩篇的詮釋，而更是在中西比較文學的廣闊世界裡，我個人從事耕耘之初，對閱讀模式與方法的試驗與提供。



2010年10月10日於花蓮

初版原序

本書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是關於比較文學的，第二部分是關於現代詩的。比較文學與現代詩都是新興的產物，而本論文集所採取的各種研究方法，也是新穎的。在此意義而言，本書是相當前衛的。

比較文學是超越國家疆域的文學研究，也就是在兩國或兩國以上的文學上從事文學研究；或研究其影響，或研究其異同。前者是法國派的重心，後者是美國派的重心。但無論如何，上乘的比較文學論文，都得超乎影響與異同，而能進一步闡發文學的原理及本質。

西方的比較文學學者，在西方諸國的文學世界裡作比較文學的研究，是較為容易。因為西方諸國的文學，大致而言，有著同一的文學基礎，那就是希臘羅馬的文化，以及基督教文化，而諸國間的文學影響也是歷歷可陳。然而，這種囿於西方諸國文學的比較文學研究，在中西文化互為激盪的今日看來，無寧是狹窄的。新的廣闊的領域，應是中西方的比較文學研究，它由於文化背景的不同，更能顯示諸國文學的本色，而所歸納出來的理論以及探索出來的文學本質，才是兼容並蓄，才是世界性的。這種中西方的比較文學研究，尚在起步階段，前途是大有可為的。

在中西文學的比較研究上，除了作影響及異同研究外，中國學者似乎又墾闢了一條新途徑，也就是闡發。我與陳慧樺君合編《比較文學的墾拓在臺灣》一書（臺北市：東大圖書公司，1976年），

序中我們便曾宣言說：

在晚近中西間的文學比較中，又顯示出一種新的研究途徑。我國文學，豐富含蓄；但對於研究文學的方法，卻缺乏系統性，缺乏能深探本源又能平實可辨的理論，故晚近受西方文學訓練的中國學者，回頭研究中國古典或近代文學時，即援用西方的理論與方法，以開發中國文學的寶藏。由於這援用西方的理論及方法，即涉及西方文學，而其援用亦往往加以調整，即對原理論與方法作一考驗，作一修正，故此種文學研究亦可目之為比較文學。我們不妨大膽宣言說，這援用西方文學理論與方法並加以考驗、調整以用之於中國文學的研究，是比較文學中的中國派。

我們又說：

我們寄望以後的論文能以中國文學研究作試驗場，對西方的理論與方法有所修訂；並寄望能以中國的文學觀點。如神韻、肌理、風骨等，對西方文學作一重估。

本書中的比較文學論文，一共有七篇，大致說來是中國派的。前三篇皆屬於比較批評。首篇是把翁方綱的肌理說與藍森的字質結構說作平行的比較，互為批判，互為闡發，以求對詩或文學的結構有一較周延的洞察。其二是關於直覺與表現的問題，其探討以克羅齊的直覺理論為起點，加以思辨性的批評，並引用中國文學批評上的相

關資料，以求對此課題有一更清晰的洞悉。從這兩篇論文中，我們得見中西方對文學的看法，各有千秋；我國文學批評家雖不慣作系統的論述，而其洞察力卻絕不遜於西賢。其三是關於中國文學批評中的評價標準，是援用西方人所歸納出的評價標準類型以歸納中國的評價資料，以獲得一簡賅的綜覽。

第四篇，是對作品的實際分析。在此，我借用了結構主義的方法，把 Greimas 所標示的三結構點歸結到契約上，並提供這契約說理論基礎。然後，我以這契約結構為基準，來分析唐代傳奇的結構。在這樣的分析下，傳奇的結構就顯得具體起來如骨骼般歷歷可陳了。接下的三篇，是對元雜劇的研究。〈悲劇：感天動地竇娥冤〉與〈喜劇：楊氏女殺狗勸夫〉是姊妹篇。西方戲劇，自亞里斯多德以來，即被分為悲劇與喜劇兩大類型，如一線的兩極，互為對照。筆者即試圖援用此悲劇、喜劇的美學觀點，來分析我認為是元雜劇中最具有悲劇、喜劇本質的兩篇作品。其中，我也指出了由於文化及劇種的差異所產生的變異。另一篇是〈秋胡戲妻的真實意義〉，其中我並沒有援用西方的理論；在我心目中，我是把它當作為團圓劇的例子，雖然在文中我沒有標明。團圓劇應是中國劇的本色所在，它建基於我國的中庸思想與恕道上，是值得表彰的。

現代詩如果以胡適先生的《嘗試集》開始，至今已近六十年的歷史。如果以三十八年政府遷臺算起，也將近有三十年的歷史。許多批評家已指出臺灣早期的現代詩與大陸時期的現代詩兩者的淵源，也同時指出了其因諸種因素而形成的特有的風格。概言之，這風格是著重個人的內心世界，以藝術為依歸，而其表現形式及文字往往流於晦澀難懂。這種藝術風格，在新生代的詩人中，已漸漸改

變。適逢其時，關傑明等對現代詩的晦澀大肆攻擊，於是此種藝術風格的缺失便為世所目睹，而新生代的明朗風格便同時為詩壇所注意。

然而，新生代的詩人，其成就往往未能為詩壇所認可。要成名，則須聯群結黨，互相吹捧；或大吵大罵，以邀名聲；或求得一兩前輩詩人，加以提攜方可。如此，正確的批評便無由產生。筆者有鑑於此，以嚴正的態度寫成了兩篇詩評，一是關於陳明台君的，一是關於郁銓君的。前者我指出了明台君兩組詩中的心路歷程及其白描的特色，後者我指出了郁銓君詩中神話的本質，如宇宙流轉的籟音。此外，趁《大地詩選》出版之便，我寫了〈大地詩選所展示的世界〉一文，對大地詩社中諸詩人所展示的諸種風貌及其成就，作了一簡單的概述。新生代的詩人終於唱出了自己的聲音。

新詩評論部分，除了以上所述，尚有兩篇。一是〈寫實心態與即物手法的傳統〉，此篇是有鑑於現代詩多用超現實之筆，故特指陳中國詩的寫實與即物傳統，企望回歸於正途，並指出現代詩人的傑作，與此傳統實聯綿相承，以增其信心。一是〈名理前的視境：論葉維廉詩〉，我細讀葉維廉先生的詩，深覺其詩篇的特質，是以名理前的視境以察物，而這名理前的視境正是中國古典詩中優秀的詩人優秀的詩篇中所沿用的。這也許是我寫成該文的主因吧！

這些比較文學與現代詩的論文，是這三年來就讀於臺大外文研究所比較文學博士班所寫就的。它們是我在比較文學與現代詩的路上探索的一列足跡。對我而言，這本書是象徵著我學術生涯上的一個路程。此外，我用英文寫就的草稿，尚有：〈想像與神思〉、〈詩乃

半有機體論〉、〈元雜劇：一個特殊的劇種〉、〈中國古典小說中的超自然架構〉以及〈葉慈自我靈魂的對話與陶淵明形影神的比較〉諸文，以後有機會希望能用中文重寫，以就正於高明。（按：〈直覺與表現的比較研究〉及〈中國文學批評中的評價標舉〉未列入本增訂版中。二文可見《比較文學的墾拓在臺灣》一書。）

一九七六年九月五日於美國加州

目次

增訂版序.....001

初版原序.....003

上編

一 中西比較文學：範疇、方法、精神的初探.....001

二 翁方綱肌理說與藍森字質結構說之比較.....023

三 唐傳奇的結構分析
——以契約為定位的結構主義的應用.....045

四 《集異記》考證與母題分析.....077

五 悲劇：《感天動地竇娥冤》
——元人雜劇現代觀之一.....119

六 喜劇：《楊氏女殺狗勸夫》
——元人雜劇現代觀之二.....137

七 《秋胡戲妻》的真實意義：女性精神的覺醒
——元人雜劇現代觀之三.....153

下編

一 寫實心態與即物手法的傳統.....161

二 名理前的視境：論葉維廉詩.....179

三 論桓夫的「泛」政治詩.....197

四 從〈孤獨的位置〉到〈陌生的人〉
——論陳明台的兩組詩.....227

五 宇宙流轉的籟音及其他
——細讀郁銓詩.....237

六 《大地之歌》所展示的世界.....253

上編

中西比較文學：範疇、方法、精神的初探

—

「比較文學」(Comparative Literature) 本身尚是一個發展不久的文學研究。「比較文學」一直是以歐洲為本位，研究歐洲各國文學的關係。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即使在美國的學院裏，比較文學仍然是歐洲本位，連美國文學也被忽略，更遑論東方文學了。¹ 漸漸地，著名的學家如韋勒克(René Wellek)、雷文(Harry Levin)、艾登保(René Etiemble)、符朗士(Horst Frenz)等開始積極注意東方，但在比較文學的領域裏，東西比較文學研究仍佔不到任何地位。然而，在美國學院裏也有時召開東西比較文學的討論，如在一九五四年，符朗士與安德遜(George Anderson)在印地安納大學召開該校首屆的東西比較文學會議(First Indiana University Conference on

1 見 Horst Frenz, "East-West Literary Relations: Outside Looking In," *Tamkang Review* (簡稱為 *TR*), Vol. VI, No.2 & Vol. VII, No.1 (Oct. 1975-April 1976), pp. 11-12.

Oriental-Western Literary Relations) ²。至於以中國及西方文學作為研究重心的「中西比較文學」，不妨以一九七一年七月在臺北淡水淡江文理學院召開的第一屆國際比較文學會議作為其升旗禮，而成為「比較文學」下的一環。³（當然，在此以前，許多在外國留學的中國學者的許多論文已屬於中西比較文學的範疇）。然而，「比較文學學會」的成立，則有待於一九七四年⁴。一九七五年八月「比較文學學會」召開第二屆國際比較文學大會，中外學者濟濟一堂，極一時之盛。⁵此後，每年舉行國內的比較文學會議，在規劃方面似乎已大事底定。在此時刻，正宜對「中西比較文學」的範疇及方法，作一探討，這樣或有利於其將來的發展。本文即擬對此課題作初步的試探。旨在拋磚引玉，希望能引起學者們深入的探討。

「中西比較文學」既屬於「比較文學」的一環，所謂他山之石，可以攻錯，我們不妨檢討一下一向以西方諸國文學為研究重心的「比較文學」（我們實不妨名之為西方比較文學），取其長而補其短，然後對「中西比較文學」作初步的定位。主要目的既在檢討西方比較文學的範疇與方法，也就不必對其作通盤的細節的歷史考察。最捷當的方法，莫如從所謂法國派與美國派之爭起，作為我們討論的起點。如我們前述，比較文學一向以歐洲文學為中心，更以法國為主，

2 見 David Malone, "Cultural Assumptions and Western Literary Criticism." *TR*, Vol. VI, No.2 & Vol. VII, No.1 (Oct. 1975-April 1976), p.56.

3 大會論文彙集於 *TR*, Vol. II, No.2 & Vol. III, No.1 (Oct. 1971-April 1972)。會後 A. Owen Aldridge 於 *YCGL* (No.21, 1972) 發表一文，加以讚美。

4 英文章程見 *TR*, Vol. VI, No.1 (April 1975), pp.189~201。中文章程見《中外文學》三卷四期，1974。

5 大會主要論文見 *TR*, Vol. VI, No.2 & Vol. VII, No.1 (Oct. 1975-April 1976)。會中之總結 A. Owen Aldridge, "The Second China Conference: A Recapitulation" 同時於 *YCGL* (No.25, 1976) 發表。

漸形成以法國為中心而討論其與歐洲諸國的文學關係，有相當強的國家主義傾向。而其研究方法注重影響，尤重事實性文學傳播及接受，僅作文學外環的研究⁶，遂引起美國比較文學者的不滿。一九五八年九月在教堂山（Chapel Hill）舉行的第二屆國際比較文學會議（Second Congres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ssociation）法國派與美國派的衝突便強烈地展開，尤以韋勒克〈比較文學的危機〉（“The Crisis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一文，引起爭論，被目為美國派的宣言。對於這次法國派與美國派的爭執，任麥（Henry Remark）事後同時寫就互為補充的兩篇文章，有很公允的評論與建議。這兩篇文章就是〈比較文學在十字路口：診斷、治療與指測〉（“Comparative Literature at the Crossroads: Diagnosis, Therapy and Prognosis”, *YCGL*, IX, 1960）以及〈比較文學：其定義及功能〉（“Comparative Literature, its Definition and Function”, 1961）。我們現在就以這兩篇文章作為討論的基礎，旁及其他相關文章，以探討比較文學的範疇與方法，探討法國派及美國派的得失，探討任麥所提出的折衷與建議，並檢討其他的可能途徑。任麥在〈比較文學：其定義及功能〉一文中，開宗明義地說：

比較文學是超越國界的文學研究，是研究文學及其他學科的相互關係，如文學與諸種藝術（如繪畫、雕刻、建築、音樂等）的關係，文學與諸種社會科學（如政治、經濟、社會等等）的關係。簡言之，比較文學是把一國的文學與另一國或多國的文學作比較的研究，以及把文學與其他表現方式作比

6 參 René Wellek, “The Crisis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Comparative Literature. Proceedings of the Second Conference*, 1, pp.149-159.

較的研究。⁷

如此，照任麥的看法，比較文學有二範疇。其一是諸國文學間的比較研究，其二是文學與其他學科的比較研究。美國派是承認這二範疇，但法國派僅承認第一範疇為比較文學。他們對第二範疇雖然感興趣，然卻反對把第二範疇歸入比較文學。最大理由是，第一範疇與第二範疇的研究是截然不同的，沒有什麼有力的邏輯把兩者連為一體而置於一名目下。後者的研究，與其名之為比較文學，倒不如名之為比較藝術或科際的比較研究。把兩者分開，才能眉目清晰地見出比較文學的特質，才能使比較文學在大學院中成為一界定清晰富有尊嚴的學科，而非混雜不清的。就比較文學的二大範疇而言，筆者是服膺於法國派。

法國派與美國派除了對比較文學的大範疇有異見外，兩者在比較文學的方法及旨趣上，亦有所不同，這裏所謂的法國派，是指梵第根(Van Tieghem)、迦里(Jean-Marie Carré)、基亞(Marius-Fransosis Guyard)等比較文學者所提倡的學派。他們愛處理憑客觀事實便可尋得答案的問題，提倡「影響研究」(influence study)，偏重資料(source)的發掘。因此，他們不甚贊許僅僅指出異同或樂於概括而簡化的所謂綜合(synthesis)的比較研究。任麥批評這種影響研究過於偏重資料的發掘，而忽略了真正值得注意的文學問題：對外來的影響，受影響國的文學保留了什麼而排斥了什麼呢？這些新的外來東西為什麼以及如何被吸收及溶為一體於影響國的文學中？這影

7 見 Henry Remark,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ts Definition and Function," i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Method and Perspective*, edited by Stalknecht & Frenz (Southern Illinois Univ. Press, 1961), p.3.

響與吸收究竟獲得了什麼成就？⁸筆者完全同意任麥的看法，影響研究應從狹窄的資料發掘進入保留、排斥、吸收、變化、融會、貢獻等一系列的內在的影響過程，憑此以洞察文學的創作過程及文學史的演變。如此，影響研究才是名副其實，有其真正的價值。⁹任麥進而批評法國派對「綜合」(synthesis)之視為畏途過於謹慎。任麥強調「綜合」的重要性，以為是研究的指南。任麥說：「我們必須要有綜合(synthesis)，否則，文學研究就得永遠囿於破碎不全與孤離的劣境。」¹⁰。似乎，任麥有著羅馬大帝國歐洲一統的觀念在其思維的深層。事實上，歐洲諸國雖基本上承繼希臘羅馬基督教的文化傳統，但自羅馬大帝國瓦解而諸國並起以來，各國的差異性仍是頗大的。反映於文學上的也是如此。就以文學上的浪漫主義(Romanticism)為例，歐洲諸國就有著顯著的差異。¹¹當然，較之東西文化及其文學，其差異當然少，而獲得「綜合」的可能性較高了。綜合誠重要，關鍵是所獲得的綜合是表面的呢？還是深度的呢？是勉強的呢？還是自然的呢？如果先有了「綜合」作為「指南」，硬要把「綜合」湊出來，那是不僅無益而是有害的，毋寧順其自然，能有「綜合」誠佳，達不到綜合也無所謂。

法國派的主張、得失及其潛能已略如上述。現在我們來探討美國派。從美國派學者的文章看來，似乎重在攻擊法國派，指出其流失，以反為立，面對自身理論的建設與提出，似乎沒有大事擂鼓，

8 參同上, p.4.

9 關於影響研究之深入檢討可參 Claudio Guillén, "The Aesthetics of Influence Studies i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Proceedings of the Second Congress*. I, pp.175-192.

10 參 Henry Remark,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ts Definition and Function," p.5.

11 參 Henry Remark, "West European Romanticism: Definition and Scope," i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Method and Perspective*, pp.233-259.

旗幟不甚分明。大致說來，美國派對法國派略成對立，主張：（一）比較文學的內在研究，注重其「文學性」(literariness)，主張文學史與文學批評不可分家。此點是韋勒克〈比較文學的危機〉一文的重點。（二）主張擴大比較文學的範疇，沒有「影響」下的兩國文學中的諸作品，如果有類同性 (affinity) 的話，亦可作比較，這就是美國派的類同研究 (affinity study)。（三）提倡問題式的平行研究 (parallel study)，如對兩國以上的文類、主題、神話、表現技巧等作平行與對照的研究。誠然，美國派的主張，使比較文學的疆域大為擴張，然而，在實行上卻是陷阱重重的，很容易流於主觀主義與印象主義¹²。比較文學上的美國派，是深受「新批評」(New Criticism) 的啟發。比較文學美國派的流弊，也就是新批評的流弊。「新批評」繼承了俄國形式主義 (Russian Formalism) 把「形式」從社會、時代、作者的意識型態相激盪的作品中分割出來而視作一抽象的實體來分析，是反歷史的。¹³無可諱言，「新批評」易有這種流弊，但如謹慎處理，加入歷史的意識，則未嘗不可。誠如雷文所辯護：「一些馬克思文學批評主義者惡意地僅從他們對新批評的過分簡化了的印象式的認識出發而謂新批評是反歷史的。事實上，如果直接審察我們文學批評的產品，他們就曾看到在我們的批評裏，歷史主義 (historicism) 仍然是占較大的比重。他們就會看到美國的一些學者們對社會學、對意識型態、甚至對馬克思主義加以嚴肅的考慮與注意。我們嘗試把比較置於特定的時空裏。」¹⁴換言之，新批評是可

12 參 A. Owen Aldridge, Preface to *Comparative Literature: Matter and Method* (Univ. of Illinois Press, Urbana, 1969), p.5.

13 參 Henry Remark,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t the Crossroads," *YCGL*, Vol. IX, 1960, p.5.

14 見 Harry Levin, "Comparing the Literature," *YCGL*, Vol.17, 1963, p.13.

以與歷史主義合而用之，在歷史的時空裏作文學性的、分析性的研究。是否能運用得宜，那就有賴於批評者對歷史的認識以及對歷史的遵循的程度了。

二

這些法國派、美國派的主張對我們的「中西比較文學」有什麼借鑑呢？我們對「影響研究」、「類同研究」、「平行研究」持什麼態度呢？如何兼容並蓄補其長而去其短呢？在「中西比較文學」的範疇裏，是否可有新的途徑或新的重點，而形成所謂「中國派」？茲一一略作探討如下：

（一）對於所謂「影響研究」，有法國派正統式的，也有修正式的，已如前章所述。兩位不同國家的作家，有直接或間接的影響，那就能提供一穩固的研究基礎，那是最理想的。然而，研究方面，應超越法國派傳統式的事實證據，進入文學內部的研究，研究此影響如何被吸收、改變、融會而貢獻於另一國文學中，也就是一傳統如何吸收另一傳統的某些分子而成為血肉的一部分，或一作家如何吸收另一作家的某些分子而成為其血肉，助長或改變其創造。葉維廉及鄭臻對龐德（Ezra Pound）如何接受中國思想及美學的研究，可堪稱為此方面的模範。有「影響」作為基礎的比較文學，可說是比較文學中最堅強的陣壘。

（二）然而，如果「比較文學」必須要有「影響」作為基礎，則其範圍就過窄，而且會造成對一些不入流的文學作研究（以其有影響作基礎故），造成人力的浪費。更重要的是抹煞了一些有價值的研究（以其無影響作基礎故）。美國派就是有鑑於此，要開拓有價值